



She's Never Coming Back

好久 不见

【瑞典】汉斯·寇培尔 著
宋喜顺 译



一句寻常的问候，却是丑陋的暗示
执念太重，是会杀人的……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

好久 不见

【瑞典】汉斯·寇培尔 著
宋喜顺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久不见 / (瑞典) 汉斯·寇培尔著 ; 宋喜顺译.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3.8

书名原文 : She's never coming back

ISBN 978-7-5086-4064-8

I. 好… II. ①汉… ②宋… III. 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127833 号

Copyright © 2011 by Hans Koppel

first published by Telegram Bokforlag, Sweden, in 2011.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Norstedts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不在港澳台发行

好久不见

著 者 : [瑞典] 汉斯·寇培尔

译 者 : 宋喜顺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9.75 字 数 : 161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2-7646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4064-8/I · 396

定 价 : 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第一部分

安德斯之死 / 001

“好久不见了。”这个男子温文尔雅地说道。安德斯的眼角瞥见有个东西猛掷向他，但要闪躲或举起手臂遮挡已经来不及了。锤子击中他的头，击碎了他太阳穴正上方的头骨。他在倒地之前就已经失去知觉。

第二部分

耶娃突然失踪 / 015

“耶娃？”她问。耶娃愣了几秒，报以微笑。“好久不见了。”忽来的一震，令耶娃的身体变成弓形。她痛得全身麻痹失去知觉，甚至都不能发出声音。

第三部分

地下密室的囚徒 / 045

耶娃不知道他们究竟有何目的或计划。他们是想把她囚禁在这里吗？她要成为一个囚徒困在这个地下室吗？

第一部分

安德斯之死

“好久不见了。”这个男子温文尔雅地说道。安德斯的眼角瞥见有个东西猛掷向他，但要闪躲或举起手臂遮挡已经来不及了。锤子击中他的头，击碎了他太阳穴正上方的头骨。他在倒地之前就已经失去知觉。

她在短信里说，喜欢在林间散步，喜欢温馨舒适的夜晚，有一个风趣的男子相伴。像是个玩笑，也像是对乏味人世的嘲讽。她还在短信里打上了很多笑脸。每一行都有黄色的笑脸符号。

昨晚，他们还在电话里说，要在城里的“平底船”高档餐厅见面。

安德斯觉得听声音她可不止 32 岁。他就开了一个玩笑，说她发的照片可能是好几年前年轻苗条时拍的吧。于是，她马上发送了最近的这一张，就是在睡前举着手机，伸直了手臂自拍的。

安德斯看着火辣的照片，心里揣摩着，即使她可能有一百多斤重，再怎么没脑子，他也不会介意。

最好是和她去喝酒，通常只要花半分钟就可以判断是否值得，一起吃晚饭无疑是自讨苦吃。

呆坐在餐桌前，保持着僵硬的微笑，煎熬几个小时。不，任何有点经验的人约会都会选择去喝酒。如果一切顺利，再继续下去也不迟。

时间刚好是下午六点半，安德斯隔着黑夜望向远方灯火通明的船岛和犹尔哥登岛。

哪里不对劲呢？他暗想。她有一副火辣的身材，即使再愚蠢，也不足以让自己打退堂鼓。或许她的笑声很难听？有口臭？性冷淡？

不，不可能，他说服自己要保持冷静。

这时，他的手机开始震动。他接起电话。

“嗨，”她说，“是我。很抱歉没有早点打过来。一整个下午我都待在急诊室呢。”

“急诊室？你没事吧？”

安德斯真佩服自己这种假装关心对方的语气。现在该说到点子上了。其实他想知道的是，她现在的情况是否会影响他成功搞上她。

“在楼梯上摔了，脚踝扭了。我都以为脚断了，因为几乎都站不起来。”

“噢，可怜的孩子……”

安德斯小心翼翼地喝了口啤酒，然后无声地咽了下去，这样便不会让他的漠不关心显露出来。

“实际上没那么严重啦。”她说，“医院给了我拐杖，缠了绷带。不过这样拐着脚走到‘平底船’餐厅可能就有些困难了，所以想问你，是否可以来我家？我冰箱里有一瓶白葡萄酒。”

“这主意听起来不错，”安德斯说，“我很乐意过来。但会不会给你带来太多麻烦？如果你没兴致的话，我们下次再见也不迟。”

老天，他可真是个人才。

“一点也不麻烦，”她向他保证，“在急诊室待了五六个小时，我现在要好好享受一下了。”

“你吃过了吗？”安德斯问，“过去的路上我可以给你带点吃的。”

他简直是个天才演员嘛。

“你真好，不过不需要了。我家的冰箱里满是食物。”

她给了他地址以及怎么去的路线。安德斯一一记下，决定赶紧离开餐厅，先去买些花。虽然他也不知道奥妙何在，不过鲜花和香槟这两招对女人总是管用。

看来这第二招只好下次再说了。

他买了几朵色彩鲜艳的长梗花，又到便利店买了一盒儿童用创可贴。一点小情趣。他觉得这应该是聪明之举。

他迈着轻快的步子，向卡特琳娜路走去，拐入高山巷，正像她说的，沿着街道右手边走下去，一直到“最后一枚小银币阶梯”，那是一段木梯，连接了山坡上的高山巷和陡坡巷。

安德斯心想，“最后一枚小银币阶梯”也许是一些爱喝酒的码头工人命名的，他们把一天辛苦挣来的钱全挥霍光之后才回到家里，见那掉光了牙的黄脸婆以及那个拽着她裙子嗷嗷待哺的十四个月大的孩子。他边走边想着，因此没注意停在人行道上的车子。他不知道车里方向盘前的女人就是刚刚在电话里跟他说话的女人，而现在她正打电话给她丈夫说是时候行动了。

安德斯爬上阶梯，两旁是仿古重建、充满文化气息的屋舍。他想象自己用温柔的双手摩挲着女人肿胀的脚踝，他同情地抬头望着她，想象

自己按摩着她那紧绷的双肩，想象自己了解她的心情，同意她说的每句话。她真的一个人在急诊室枯等了五六个小时？瑞典的医疗系统真的太可怕了。

安德斯不知道他看过的那些照片是从网上下载的，照片中的女子是一位荷兰的单亲妈妈。而且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在阶梯上遇到的那个男子，在大衣的袖子里藏着一把锤子。

他们分别从不同的两个方向，同时抵达公园长凳边的阶梯口。这个男子停下来。

“安德斯？”他问道。

安德斯看着他。

“你不认识我了？”这个男子问道，“安妮卡的爸爸。你应该记得安妮卡，对吧？”

安德斯突然感到喉咙非常的干。数分钟之前他还一脸轻松，满面憧憬，现在则变得痛苦而僵硬。

“好久不见了。”这个男子继续温文尔雅地说道。

安德斯用空着的手指着楼梯上面。

“有点急事。”

男子笑起来，好像很理解似的，并指着花束。

“去见的是某个很特别的人吧？”

安德斯点点头。

“我已经迟到了，”他说，尽量让语气听起来自然点。“否则我很乐意停下来聊聊。”

“我明白。”男子说。

他笑起来，但丝毫没有让开的迹象。安德斯转过身，犹疑不定，他踏上一层阶梯。

“我和摩根谈过了。”男子说，这时候锤子已经滑到他戴着手套的手里了。

安德斯停下步子，背对着那男子。他没有动。

“或者不如说，是他和我谈过了。”男子说，“他有很多话要告诉我，想在最后一刻放下心头重担。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瘦得皮包骨了。可能是吗啡的缘故吧，他描述得很详细，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

安德斯慢慢转过身。他的眼角瞥见有个东西猛掷向他，但要闪躲或举起手臂遮挡已经来不及了。锤子击中他的头，击碎了他太阳穴正上方的头骨。他在倒地之前就已经失去知觉。

男子低头看着安德斯，接着又举起锤子。其实第二击和第三击就足以致命，但男子仍继续击打着他，以确保万无一失。仿佛他要删除存储在安德斯大脑里所有的印象与体验，要彻底摧毁他的存在。直到锤子卡在头骨里，男子方才罢手。

他留下锤子，迅速环顾四周，然后离开阶梯，跳进那辆路边等候的车里。女人将车从人行道上开走了。

“遇到麻烦了？”她问。

“没有。”男子说。

2

大家好，我叫约斯塔·伦丁，精神病学退休教授，《加害者与受害者》一书的作者，这本书呢，我猜测在座的大多数人已经看过了。

这个不必举手。不过还是谢谢，谢谢。我很感激。

在我开始演讲之前，想知道你们之中多少人是警察？现在你们可以举手了。

好，那么有多少人是社工呢？

大约一半对一半。很好，我大致有个数了。其实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因为不论面对什么行业的人演讲，我从来不会调整话题内容。我想我只是因为好奇。如果坐在前面的都是警察，而且是双手抱胸、一脸怀疑表情的警察，我可能得双脚打开地站着。也许吧，我不知道。

反正都不重要，今天的演讲主题是：怎么会这样？

这是我们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怎么会这样？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他们不逃走？

这很有可能像小朋友们第一次听纳粹屠杀犹太人时会问的问题。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些人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逃走呢？

那么就从这里开始。从阿道夫·希特勒开始。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希特勒这个小胡子奥地利人已经不仅仅是个简单的历史人物，他身上还呈现出种种神话的元素。今天，希特勒已成为一个标准，他是纯粹邪恶的象征。

“我只是听命令行事。”这是一种僵化的说法，提醒我们需要时时质疑权威，并依照自己的信念而行。

在瑞典，与希特勒相反的人物是童书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

林格伦象征着生活里的那些善。她是充满智慧且通情达理的人文主义者，相信人性之善。

无数的道德小故事和谚语都出自林格伦。其中一句最著名的格言是：虽然有些事情很危险，有时候我们仍必须放手去做。否则我们就不是人类，而是一文不值的废物了。

希特勒与林格伦，黑与白，恶与善。

这种对于是非对错的天真看法，对我们总是有着莫名的吸引和诱惑。我们想成为一名好人，做正确的事。

多年来我采访过许多加害者与受害者——其实，那些加害者往往同时也是受害者，这一点我们非常乐意忽略掉。我知道在座的大多数，包括我自己，都有可能成为成前者或后者。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希特勒以及一个格林伦。如果有人想反驳这一点，那就太不明智了。

不过我们别管哲学了。我今天来这儿是要谈谈现实情况。

加害者用来让受害者屈从的手段，全世界都一样，而且其历史和人类同样久远。老板们使用的方法和独裁者的如出一辙，原因很简单，世上只有两种控制人的手段：胡萝卜或者大棒。所有的差别不过是前者多点，后者就少点而已，所有的方法都不过是这二者的变形。

我收了钱站在这里给大家演讲，可不是要把复杂的事说得简单。毕竟，我是个学者，受的训练就是把事情弄得很复杂，让别人觉得我很有智慧，很有深度。

这正是 PPT 被发明的原因。

1. 迁移，社会隔离

2. 暴力击垮

3. 断粮

4. 暴力 / 暴力威胁

5. 矮化

6. 罪恶感

7. 友善，给予好处

8. 封锁自我

9. 无望的未来

大家都能看到吗？很好。那就让我们从第一点开始吧……

约根·彼得森正在等店员帮他包装辛普森卡通主角荷马的海报，那是他要送给即将过生日的小儿子的礼物。约根环顾店里，目光落在了一幅拉斯·欧贝里^①的画作上。总算有一次主题不是米老鼠。画作内容是一幅旧毕业照，其中半数学生的脸部已经开始模糊、褪色。只有少数几个学生的影像完整。可能稍微有点太明显了，不过约根就喜欢简单的主题。他可不打算浪费时间在柯斯基拍卖会上，抢购被抬上天的“ABC^②”等三位艺术家的画作。

他实在不太明白富人们对艺术的那种痴迷。不就是虚荣心作祟想花钱换来自由吗？让自己与其他那些没钱或者没机会的人拉开距离而已。

要约根砸钱买这三位大师的作品来装饰他家的墙壁不成问题。安德

① 拉斯·欧贝里（1940-），瑞典演员、导演、音乐家、艺术家。他的知名作品是一系列米老鼠速写画。

② 此处指的是瑞典三大画家：安德斯·左恩（Anders Zorn）、布鲁诺·利利耶夫斯（Bruno Liljefors）与卡尔·拉森（Carl Larsson）。

斯·左恩的画他还能接受，但根本不懂如何描绘自然的布鲁诺·利利耶夫斯，以及画得像“大青蛙布偶秀”的卡尔·拉森，这两人的画作他就无法接受了。

而且他已经有了一张左恩的画了，是在木拉的美术馆买来的，张贴在他度假别墅的户外茅厕里。约根习惯在如厕时就看着那张画，真是双重享受啊！不过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们都没法理解这种趣味。室内的洗手间有地板，有暖气，他们才不会去用户外茅厕呢！约根的妻子还曾提议他们应该把户外茅厕拆了。

这下子约根不得不开口反对，尽管他平常不怎么管家中琐事，但这是有限度的。他拥有一百多平方米的庄园，近四百米长的海滩，而他竟然连在自己的茅厕方便、一边拿着被太阳晒得褪色的旧杂志解填字游戏的自由都没有。

约根坚持不退让，这招果然奏效。最后他的妻子对他更加地尊重，这进一步强化了他古怪、顽固的形象，对富人来说，这些特质不算缺点。

他研究了一会儿欧贝里的画，一边想他自己的毕业照是什么样的。

哪些同学已经被他遗忘？又有哪些同学他还能记得？

而又有谁能记得他？

他们可能已经在报上读过他的相关报道。经济报道里曾经写过他几次，大多是金融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访谈，但他并没有出名到大街上人见人知的地步。

约根的人生有点像一局顺利的大富翁游戏。酒店，房地产，金钱突

然都有了，滚滚而来，不费吹灰之力。而且财富不断累积。

他的第一笔财富来自一家网络公司。那家公司，表面上看似有无限商机，无限未来，其实背后不过是提供按需定制的网页设计罢了。那是当时大家对于 IT 概念的唯一认知，公司还不得不将雇员送去培训，学习如何使用最基本的文字处理程序。

约根之所以能躲开媒体，原因很简单，和他共创公司的两个同事都很热衷于闪光灯。

公司运营从来没有盈利过，但公司股票自从上市后，市值一路攀升到二十亿克朗。面对这样的疯狂，约根直摇头，这让他两个雄心勃勃的同事很不满，他们让胜利冲昏了头脑。商业媒体频频引用他们的话，而他们也是全身心地相信他们未来的图景。最终他们提议购买约根的股份，只以约根持有股票总值的一半金额来收购，让约根退出公司。约根接受以后，他们大笑了一回，而一亿克朗进了约根的口袋，谢谢，再见。

报纸头条写着：《年度最差交易？》而报道内容与约根的同事们开心地发出的新闻稿大同小异。

一年后，约根的前同事们负债累累，公司重组，实际上已经毫无价值。

然后突然的，约根成为所有报纸希望采访的对象。对所有的请求，他礼貌而坚定地婉拒了，并且暗地里给他最好的朋友凯勒·科林送去了感谢。

凯勒是周刊的自由撰稿记者，每逢他喝醉，都要重复着那些所谓的